



推荐
新浪原创
book.sina.com.cn/y

穿越 霸王花

楼兰传奇

黑暗中的鲨鱼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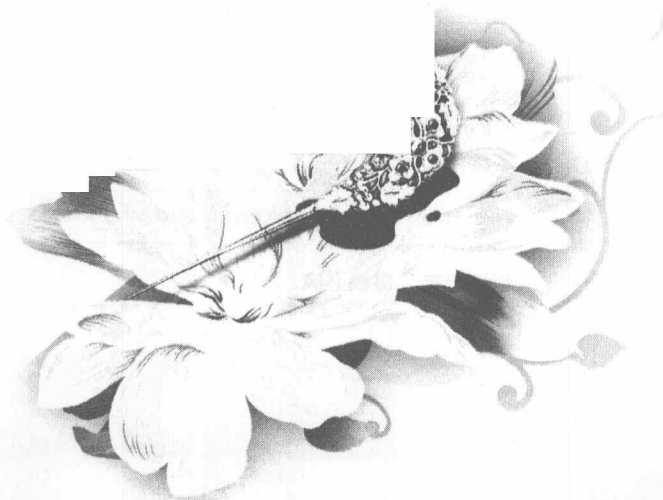
一生一代一双人，怎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想亲，天为谁春？



穿越 霸王花

楼兰传奇

黑暗中的鲨鱼
李威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霸王花: 楼兰传奇 / 黑暗中的鲨鱼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229-00639-6

I. 穿… II. 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5253 号

穿越霸王花——楼兰传奇

CHUANYUE BAWANGHUA LOULAN CHUANQI

黑暗中的鲨鱼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张德尚

责任校对: 廖应碧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蒋忠智 钟丹珂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 092mm 1/16 印张: 19.75 字数: 357 千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8 000 册

ISBN 978-7-229-00639-6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
- 第一章 重生 /1
- 第二章 险恶后宫 /28
- 第三章 初遇君王 /59
- 第四章 跃马江湖 /90
- 第五章 谈恋爱 /122
- 第六章 刀锋冷 /155
- 第七章 斩尽杀绝 /194
- 第八章 前世爱纠缠 /231
- 第九章 神秘的波斯王子 /261
- 第十章 惊险丝路之旅 /286





第一章 重生

方子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她发现自己正趴在一张奇怪的凳子上，不是自己的身体已经裂成碎片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活了呢？方子纯不解地看了看自己的手——双白嫩纤细的小手，完完整整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突然，一条皮鞭抽到了她的后背上，火辣辣的疼，她竟然正在接受鞭挞！来不及多想，她晕了过去。

哗！一桶冷水浇在了方子纯的头上，她被冰醒了。是谁这么残忍，非得让她清醒着去承受鞭挞！

鞭子一下下地落到方子纯的背上和腿上，每一下都疼得钻心。她一次次地晕过去，又一次次地被冷水浇醒。在这断断续续的苏醒过程中，她慢慢地找回了自己的记忆：

制毒工厂、邪恶的男人、亚马孙河、惨死的战友、背叛的上司，还有自己爆裂成碎片的身体，最重要的，是毒枭的那句话：“我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但是在征服你的战役中，你让我失败了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去，我会送你回到古代，我会让你再受一世的折磨！”

方子纯惨笑了一声：

“原来，他真的可以让自己再受一世的折磨，而且是这么干脆这么直接的折磨。”

方子纯又晕了过去，晕过去之前，她看到一张威严之极的脸，这张脸的主人，正冰冷地发布着命令：

“打，接着打。”

方子纯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仍旧是趴着的，不过这一次，她趴在了床上，房子不

大,看上去像是一间闺房,布置得很清雅。桌子上一灯如豆,床边坐着一个低眉顺眼、眉清目秀的丫头,正在悄悄地抹眼泪。

方子纯刚想轻轻动一下,就觉得背后一阵刺痛,直扎心底,差点又把她疼晕过去:

“下手比用刑都狠,自己这一次肯定是皮开肉绽了。”方子纯疼得吸了一口凉气。真不知道这一世,自己附身的这个主儿,是用什么做的,竟然这么怕疼。上辈子自己从三岁就开始练武,从小摔打惯了,几乎就不知道什么叫疼,妈妈常说她是个假小子……

方子纯突然呆住了:妈妈!是啊,她竟然刚想起妈妈来,现在妈妈应该已经知道了她牺牲的消息了吧。那妈妈该有多伤心啊。方子纯的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,妈妈,你在哪啊?我这又是在哪啊?

就在这时,闺房的门突然间被推开了,一阵香风卷了进来,香风的最中心处走着一位娇媚入骨的美人。

只见这个美人三十来岁的年纪,身上穿着一件艳粉色的锦缎长袍,长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了美人窈窕的身段。她长着一张小巧的瓜子脸,两道柳眉纤纤细细的,一点红唇,娇艳得像是欲滴出水来,诱得人情不自禁地就想扑上去好好尝一尝。美人的头上,插着几朵娇艳的杜鹃花,衬得她的脸庞更加的白皙。

这个美人天生就长了一张讨喜的面庞,就算是待着不动,两腮上也会出现两个小巧的酒窝,看上去,随时都像是在含羞带笑。可此刻,美人的脸上却没有了往日里那醉人的笑容,一张粉脸带着浓浓的煞气。

丫头看见这个美人进来,赶紧起身跪在了地上,低声说道:

“见过十七夫人。”

美人愤怒地哼了一声,算是回答了。

方子纯差点没晕过去:

“十七夫人?自己是沦落到什么地方了,还真是妻妾成群。”

只听十七夫人问道:

“这个小贱人醒了没有?”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嫌恶。

丫头轻声道:

“还没有。”看来她并不知道方子纯已经醒了。方子纯一想,正好将错就错,看样子自己现在是真回到古代了。到时候,如果一个不小心开口说错了话,被人发现她是



一缕来自于未来的孤魂，那还不把她活活地烧死啊。

方子纯赶紧闭上了眼睛，还好，她的床正好处在一个阴影里，而且她又是趴着的，人们还真不容易看清她的脸，而且，那个美人似乎也没打算走到床前来。只是远远地站在床角训话：

“真不知道老爷是怎么想的，下手这么轻，这样的小贱人，还不干脆打死她，把她留在世上，还不是活活地丢人现眼！”

方子纯满腹狐疑，这个美人是谁？老爷？是不是那个一直在监刑的人？他下手还轻？！方子纯的心中充满了愤怒，她是从小受伤过来的人，所以她非常清楚今天这一段鞭挞的分量，她甚至怀疑，那个正主儿已经被打死了，自己的灵魂才会占据了她的身体。

美人又发话了：

“我已经吩咐过厨房了，先断了她的饮食。等她醒了，你也不许给她任何东西吃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小贱人这次长不长记性！还有，等她醒了你告诉她，我绝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

“是。”丫头低声答应着。

美人摔门而去。方子纯心中疑惑，难道自己也是那个“老爷”的一个小妾？而且地位比十七夫人还要不如？这不惨死了！

方子纯的头重重地跌到了枕头上，虽然她的头一直都没有离开枕头，但是，她还是把头用力地向枕头里埋了埋——她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无奈。

忽然，一只轻盈的小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，温柔地拍了拍她，充满了温情和安慰，伴随着的，还有一声细不可闻的叹息，紧跟着小手还为她掩了掩被角。方子纯断定，是那个俏丫头在安慰自己。“难道她已经发现自己醒了，那她刚才为什么要在十七夫人面前替自己说谎？而且这个丫头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年纪，怎么看她照顾自己时的神态举止，就像是一个大姐姐一样？这是什么状况，难道这是古代丫鬟的职业训练吗？——对待主人时，不管主人的年龄到底多大，都必须得有多到泛滥的母爱？”

方子纯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外面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，叩门声真的很轻，就像是一只小鸟在轻轻地啄打着门板。

俏丫头轻快地来到了门边打开了房门，欣喜地说道：

“刚才听到脚步声，我就知道，是九夫人来了。给九夫人请安。”



方子纯差点没真的晕过去：

“什么？又来了一个九夫人？当然，既然已经有了十七夫人了，那再有一位九夫人，当然也是非常合理，非常正常的，可问题是，这些编好号的夫人们，有必要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来‘慰问’她这个倒霉人吗？”因为刚才看到了十七夫人的表现，让方子纯对这些夫人们非常反感。

“起来吧。”门口处响起一个温婉之极的声音，好听极了，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想去亲近她。

“你们小姐怎么样了？”九夫人问道。

（你们小姐？难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还没有圆房的妾？）

“回禀九夫人，小姐还在昏睡。”

（俏丫头又撒谎了，为什么？）

一阵窸窣窣的绸缎摩擦声传了过来，九夫人已经来到了床前，一阵好闻的花香传进了方子纯的鼻孔，这位夫人用的是什么香？真好闻。

九夫人在床边坐了下来，柔声细语地朝俏丫头问着话，细细微微。问的都是“小姐”被打后的种种情景，一直到俏丫头回答完了她最后一个问题，九夫人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充满了让人心疼的哀怨，她轻轻抚摸了一下方子纯的发丝，柔声对俏丫头说道：

“小姐老这么三天两头地挨打，总不是办法，你整天跟在小姐的身边，要多劝劝她。她也不小了，终究得明白，既然生在这个家里，是不能有她那样的行径的。”

（小姐？生在这个家？难道我想错了，我不是妾，而是这家的女儿？哦，看起来情景还不算太糟。）方子纯暗自思忖。

俏丫头也叹了一口气：

“我也明白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小姐天生就是这样的性子，她这辈子怕是改不了了。”

接下来就是一阵无边的沉默。方子纯偷偷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只见九夫人已经坐在了梳妆台前，正冲着灯光呆呆地出神。

天啊，真是一位美人。

九夫人刚好坐在了灯前的那一片明亮中，她的皮肤是少见的白皙，方子纯刚好看到她的侧面，就见她鼻梁高挺笔直，长长的睫毛微微翘起，红唇丰满。方子纯从小就在世界各地穿梭执行任务，所以她一眼就看出，这位九夫人身上有着混血儿的印

记。虽然这印记已经很不明显了,但也逃不过她的眼睛——研究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容貌上的特点,是国际刑警的必修课之一。

可能是因为已经到了深夜的缘故,九夫人的穿戴非常的简单,只穿了一件月白色的缎子长袍,上面用银色的丝线绣了一朵朵半开的月季。头发也只绾成了一个简单的发髻,发髻上插着一根玉簪,脖子上戴了一串珍珠项链,除此之外,她身上再也没有了其他任何的装饰和珠宝。

方子纯还要继续欣赏美人,忽然,门外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:

“玉环姐姐,三夫人来看望小姐了。”说着话,门口处响起了一阵环佩之声。

(天啊,这些夫人们晚上都不睡觉啊?)方子纯哀号了一声,不过转念一想,也是,这里有十七位夫人,可老爷只有一位,所以一到了晚上,必然是有十六位是闲着的,所以这些闲着的,精力过剩没事干,就都跑到她这里看热闹来了。

哎,不知道能不能建议老爷给她们搞一个野外强化训练,那她们可能就不这么闲得慌了。

玉环——那个俏丫头,赶紧小跑着来到门边,打开门跪下行礼:“见过三夫人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

“你们小姐怎么样了?”

“谢谢三夫人记挂着,小姐好多了,刚刚睡着。”

(哎,原来这个俏丫头叫玉环,跟杨贵妃同名,只可惜贵妃的名字丫鬟的命,光这一晚上就跪了多少回了。)

一阵杂沓的脚步声,看来这回是来了一群人。方子纯又不甘寂寞了,从枕头上露出了一只眼睛,偷偷张望。

这回进来的是一位年岁稍大一些的贵妇人,身后还跟着两排共六个丫鬟,丫鬟的衣着打扮整齐划一,个个神情肃穆,好像她们现在伺候着的不是一位什么老爷的三夫人,而是当朝的皇太后。

而这位三夫人,更是绫罗满身,珠翠满头,明晃晃耀人双眼,三夫人脸上的脂粉也很厚,浓妆艳抹,长眉入鬓,双眉之间还点了一点嫣红。

“日日双眉斗画长。”不知怎么的,方子纯的脑子里竟然蹦出了这句描写歌伎每天竞相打扮,取悦客人的宋词。就是嘛,给人家做妾,就得有这种敬业精神,看来在今晚来的这三位夫人中,这位三夫人是最有职业道德的。方子纯在心中给她们打分。

三夫人没有先到床边来,而是把眼睛投到了梳妆台前。九夫人这才不急不慌地

站了起来，微微一礼：

“三夫人来了。”

“九妹妹好。”这句话，三夫人简直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方子纯看见，三夫人的眼睛正紧紧地盯在九夫人的脖子上，方子纯当下心中明了，她研究过全世界的珠宝，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三夫人这一身行头加起来，也不如九夫人这一串项链值钱，三夫人当然是心中不快了。

“还是九妹妹疼这丫头，早早就来了。”三夫人话中带着火药味。

“都是老爷的骨肉，过来看看也是尽了咱们做妾的本分，三姐姐，你说不是吗？”九夫人一反刚才的温婉，不凉不酸地说道。三夫人勃然变色，看来她非常介意别人说她是妾这件事，但是又无法反驳，只好铁青着脸，说不出话来。

九夫人脸上掠过一丝毫不掩盖的讥笑，轻巧地说道：

“玉环，我先回去了，好好伺候你们小姐，要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，叫个丫头喊我一声就行了。”

“是，送九夫人。”玉环连忙行礼。

九夫人头也不回地就走了，看都没看三夫人一眼。只剩下三夫人一个人气恨难平。

(好，这个九夫人够个性，我喜欢。)这出活人演的电视剧，让方子纯看得兴致盎然。

三夫人狠狠地盯着门口的方向，很久才顺过气来，被九夫人这么一搅和，她也没有心思答理方子纯了，只是潦草地对玉环说道：

“行了，不早了，我也回去了，你好好伺候着你们小姐，缺什么就跟我要去，你是个机灵丫头，不像你们小姐那么分不清好歹，应该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跟着谁才有好处。”

“奴婢明白，其实我们小姐也是明白的。”玉环低眉顺眼地说道。

三夫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打断了玉环的表态，领着一群丫头，扬长而去。

哎，穿越的第一夜，精彩！

这一夜，方子纯是趴着度过的，没办法，后背、大腿都被打得伤痕累累。也亏了方子纯训练有素，伤成这样，还是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
清晨，方子纯是被花香和鸟鸣声唤醒的，这算不算是离开故里回到古代的好处——自然环境太好了。



玉环早就起来了，已经卷起了窗子上的珠帘，阵阵晨雾卷着馥郁花香飞进了房间，声声鸟语像歌声般悦耳，远处似乎还有淙淙的流水声，方子纯心旷神怡，几乎都忘了身上的疼痛。

帘拢轻响，玉环走了进来：

“小姐，醒了吧，先上药吧。”

方子纯看见她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瓷盆，瓷盆很小，里面装着半盆淡褐色的液体，还腾腾地冒着热气，瓷盆边上搭着一条柔软的丝帕。

方子纯吓了一跳，差点没惊叫出来：

“有没有搞错！我现在皮开肉绽的，竟然给我上这种热的水样的药！这不是等着感染吗？”她此刻真想告诉玉环——拜托你不要给我上药了，我真的信不过古代的医疗水平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，就地取材治疗各种伤病是我的看家本事，你们真的不用替我操心了。

可是想归想，她还真不敢说——怕被当成女巫给烧死。眼看着，玉环已经用药浸透了丝帕走到她身边了，方子纯再也不敢硬撑着了，她艰难地咳嗽了一下，试着喊了一声：

“玉，玉环，”上帝保佑，我的声音和原来那个正主的声音不要差别太大。

“什么事，小姐？”玉环一边忙着解方子纯的衣服一边问。

看来没被怀疑，好，方子纯的胆子壮了一些：

“我，我想看看我的伤怎么样了。”方子纯这时才发现，自己的嗓音竟然有些变了，变得好听了许多。

玉环无疑有诈，帮方子纯退去了衣裙，把一面巨大的铜镜举到了她的身后，方子纯一回头，不禁惊呼了出来——她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个伤口，全是皮下伤，而且没有伤到筋骨！天啊，严重的鞭挞竟然没有留下伤口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要学！——刑警的职业习惯又在作祟。

既然没有外伤，也就无所谓上什么药了，方子纯由着玉环给她上完药，然后服侍她梳洗吃早餐，等这些都忙完了，方子纯寻思着，该向玉环了解一下这里的基本情况了。

“嗯，玉环，”她趴在床上，望着玉环忙碌的背影——她似乎总有事要忙——“我……”

玉环倏地转过身来，看着方子纯，态度无奈却坚决：

“小姐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你又失忆了！”

“咳咳……”方子纯一口气没倒上来，直接给呛回去了：“什么叫不要再说又失忆了？是，我是准备说我失忆了，可我确实还没说出来呢！？难不成，这个正主整天都被人穿越附体，还是挨一回打就被穿一回，以至于，人家贴身丫鬟都解释麻烦了？”方子纯只觉得天旋地转。

看见方子纯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玉环心中不忍，走了过来，搂住了方子纯的肩膀，柔声劝道：

“小姐，您不能再这样了，老爷发一次脾气，你就假装失忆一回，非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玉环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明白你的心思，可是这不是办法，你躲不掉这些记忆的，既然生做了宰相府的千金小姐，这就是你的命，人是争不过命的。再说了，老爷才不会管你还记不记得过去的事情，他要的是你的未来。”

原来我这辈子的爹是宰相，哼，官倒不小，可是动起手来，比黑帮还狠！方子纯跟着玉环的话转了半天弯，才发现有用的信息并不多，不由得心中懊恼，这怎么办啊？书上不都是说，穿越后只要一假装失忆，就什么都搞定了吗？看来都是编的，没有生活经验！

玉环继续劝慰：

“昨晚雪夫人来看你了，她倒是真心喜欢小姐。”

“雪夫人？”那是谁？不就来了三个妾吗？怎么又蹦出了雪夫人啊？

“就是九夫人啊。”玉环忧虑地看了方子纯一眼。

“原来九夫人也叫雪夫人，这个名字倒是配她。”方子纯不敢再胡乱接话了，言多语失。特警守则第八分录第七款——在没有摸清敌人情况以前，严禁行动！

玉环又接着说道：

“十七夫人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她就是这样的性子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方子纯决定只顺着玉环说话：“我不会介意的。”这次够乖巧了吧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了她这句话，玉环的神色更加忧虑了。

可能是药物的作用，时间不长，方子纯就又昏昏睡去了。看着她睡实了，玉环神色不定地匆匆走出了房间。

花园的另一端，有一座精巧的白楼，小楼全部都是用白色的石头垒起来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九夫人——雪姬就住在这座小楼上。

小楼里的装饰也以白色为主，淡雅清冷，不染凡尘，雪夫人怀里抱着一只通身雪



白的波斯猫，慢慢摩挲着，望着跪在面前的玉环，漫不经心地说：

“你是说，小姐这次又装做什么都忘了？”

玉环点了点头：

“是。只是这次小姐像是下了狠心了。我跟她说起夫人您，她竟然也做出不知道的样子，甚至，我提到十七夫人的时候，她的样子就更奇怪了，就好像……就好像十七夫人跟她没关系一样。我想，会不会是小姐这次真的伤了心了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回头了？”玉环说着话，眼圈红了：

“夫人也知道老爷的脾气，老爷是宁可打死小姐，也不会让她走这条路的。算起来，全府上下，真心疼小姐的，也就只有夫人了，求夫人帮帮我们小姐吧。”说着话，玉环的眼泪落了下来。

“你倒是个忠心的丫头，好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来，你们小姐心思重，容易想不开，没什么大事。放心吧，我劝她就好了，她平素也肯听我的话。”

“多谢夫人。”玉环连忙叩头。

“记住，小姐这次又假装失忆的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府里面别有用心的人太多，别让谁抓住把柄，又在老爷面前生事。”九夫人说话间自有一种尊贵气派，和三夫人那种强装出来的气势截然不同。

玉环回来后时间不长，九夫人就到了：

“你在门口守着，我和你们小姐说会儿话，有人问，就说小姐睡着呢。别让人闯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玉环掩紧了房门，坐到了门口。九夫人走到了床边，轻轻地坐下，神态是那么从容优雅，可是，她的脸却是阴晴不定的，她仔仔细细地审视着方子纯，眼中像是有两簇黑色的火焰在燃烧！

方子纯睡得很沉，浑然不觉。

九夫人就这么细细地看着，仿佛眼前这张面孔，不是她从小看到大的那个孩子的脸，而是另一个人！她看得分外认真，似乎想把这张脸刻到自己的心里去。

过了很久，九夫人才喃喃自语道：

“你，终于还是来了……”

说着话，九夫人从衣袖中摸出了一块指甲大小的玉片，玉片上刻着奇怪的符号。九夫人把这块玉片放在方子纯的太阳穴上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似乎在念咒语，片刻之

后,就看见玉片上泛起了一层绚丽的光华……

熟睡的方子纯,在梦中展开了一幅又一幅陌生的画卷——她在不知不觉间走入了这一世的记忆……

她一直昏睡到了日落西山,睡梦中,她把这一世的记忆完整地看了一遍,方子纯醒后不禁纳罕:原来穿越后睡一觉就行了,梦中就会自动地知道一切。她一点都没有想到,这一切,其实都是来源于雪夫人的操纵。

在这一世,她的名字叫纯儿,严纯儿。当朝一品大员、一人之下的严丞相就是她的父亲,纯儿到现在,还未满十五岁,难怪玉环总是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。

严丞相在朝中地位极高,把持朝政。这位丞相的家中并不是只有十七位夫人,而是有二十四位!而且,这个数字只是临时的,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——会增多。

严丞相妻妾无数,却从来不沉湎于女色,他严于律己,勤于朝政,在朝中口碑甚好,当然这只是表面上,而事实上,严丞相是一个城府极深,极其老谋深算的人。

这一点,从他娶这么多夫人的目的上就能看出来,他娶妻纳妾的目的就是——培养出尽量多的儿女。

严丞相的每一位夫人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,要么就是容貌出众,要么就是聪敏过人,或者就是娘家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势力资源。等这些夫人们生下孩子以后,只要是可造之才,严丞相一律一视同仁地严加培养,所以现在朝野中人们最佩服的,就是严丞相的这些儿子,要文有文,要武有武,甚至还有经商奇才,为宰相府积累下了万贯家财。

而宰相府的女儿,更是一个个名声在外,因为她们不仅貌美如花,更是性格温良,谦恭和顺,是难得的妻子的人选。

所以,一个又一个宰相府的女儿都竞相嫁入了侯门豪府。正出为妻,庶出为妾,但不管做妻还是做妾,她们都深得自己男人的欢心。

因为宰相府的女儿从一落生,就开始接受严丞相的悉心调教,所以她们每一个人都把能嫁入豪门得到宠爱,作为最大的荣耀和成就。而唯一的例外就是——严纯儿。

严纯儿是宰相的女儿中最美的一个,而且天资聪明,琴棋书画无不精通,严丞相一直对她寄予厚望。一心想着,等她满了十五岁,就把她送进皇宫,可是,眼看着选秀就要临近,纯儿却突然提出,要出家为尼!



这可把严丞相给气坏了，纯儿从小就非常胆怯，非常内向，严丞相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敢反抗自己的，竟然会是她！而且态度还如此的坚决，于是，就有了一次次的毒打。严丞相的态度很明确——不进宫，就打死。严家的女儿，绝对不可以不为家族作出贡献，十五年的好吃好喝好养育，不是白给的！

没人知道纯儿是怎么想的，因为她从来不跟人交流，她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沉默、胆怯，身边突然跑过一只猫，都能让她脸色苍白半天。可是在出家这个问题上，她却宁可被打死也决不让步！

原来纯儿从小生活在宰相府，早就厌倦了女人作为玩物的命运，所以，她宁死也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。在心中她也渴望着和一个珍爱自己的夫君白头偕老，但是现实中她却没有了这个机会了，所以出家就成了纯儿唯一的选择。

还有那晚纯儿见过的三夫人。现在是宰相府中最嚣张的一位妾，因为她的女儿严鹏儿，三年前已经被选入了皇宫，刚刚被晋升为皇妃。她正在积极地拉拢纯儿，好让她进宫后成为鹏儿的帮手，而不是对头。

雪夫人是宰相府中最传奇的一位。虽然被称为九夫人，可其实她入府的时间比十九夫人还晚，而且她确实非常年轻。

有一年严丞相奉旨巡边，带回了这个美丽的异族女子——雪姬。雪姬当时并不反对做妾，但是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，只能做九夫人，理由是她喜欢九字。而严丞相竟然就答应了她。让当时的九夫人把名号让了出来。

雪夫人自从嫁入宰相府以后，既没有生育，也从不争宠，老爷爱来就来，来了她也不高兴，爱走就走，走了她也不难受。老爷天天来，她就天天服侍，老爷一年不来，她照样怡然自得。

可是她虽然这样，在整天刀光血影的宰相府内宅，还真没人敢惹她，包括老爷也容让着她。这倒不是因为老爷有多爱她，这位老爷谁也不怎么太爱。雪夫人这么厉害的理由只有一个——她特别有钱！

她真的是特别有钱，她一进宰相府，就自己花钱搭了一座白楼——妻妾们的住所里，最豪华的。而且，在她出嫁的那一天，京城里同时开了一家珠宝行、一家绸缎庄、一家酒楼，还有一家妓院。它们的存在目的只有一个，供着九夫人穿衣服、戴首饰，还有吃饭。而那家妓院，则在九夫人需要的时候，送歌舞进府给她解闷。

所以九夫人嫁过来快十年了，几乎就没花过宰相府一分钱。而那四家店铺现在也成了京城里，这四个行业的龙头店铺。没人知道，九夫人和严丞相之间究竟有什么



协议，反正她就是这么生活，十年如一日。

宰相府里的所有人都知道，雪夫人只喜欢一个人，那就是纯儿。雪夫人嫁过来的时候，纯儿刚五岁，这十年来，雪夫人一直都非常照顾她，甚至超过了纯儿的亲生母亲。

“唉！”方子纯长叹了一口气，她最不愿意想起自己这辈子的这位亲娘了，当她一知道了谁是纯儿的亲妈以后，马上就明白了，纯儿为什么非要出家。因为纯儿的亲生母亲是十七夫人！

这个事实，差点让方子纯跳了河，天啊，那是怎样的一位母亲啊？！

十七夫人是宰相府所有的妻妾里，出身最低下的，她是一个歌女，之所以能进入宰相府，只是因为她的容貌出众，严丞相就是看中了她的这一点基因。

而十七夫人也不负厚望，生出了纯儿这个美貌无双的女儿。她一门心思盼着，自己也能像三夫人那么飞扬跋扈，可是女儿竟然这么不成器！十七夫人几乎都被纯儿给气疯了。

一个月之后，纯儿伤好得差不多了，一天午后，她独自来到花园中散步。她放眼远眺，整个宰相府看起来繁花似锦，可看在方子纯的眼里，却是无边的黑暗和无情。

生长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中，性格内向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从来没有单独走出过相府大门的纯儿，也许只有选择出家这一条路。可是方子纯不会，尤其是现在，方子纯突然奇异地一笑，与此同时，只见她轻轻一扬手，一段枯枝，就从她的手中飞了出去，而一只落在湖边石头上的癞蛤蟆，应声跌入了水中——枯枝洞穿了它的胸口！这就是方子纯笑的原因——尤其是现在，她的伤好了以后，她发现，自己的身手已经完全恢复了！

她方子纯是永远不会任人宰割的！

一天午后，严丞相和十七夫人来到了纯儿的闺房，严丞相先命纯儿跪下，对她讲了一大通冠冕堂皇的道理，然后也不叫纯儿起来，只是对十七夫人说道：

“剩下的事情你跟她！”

十七夫人干咳了一声，别看她在纯儿和丫头们面前厉害，在老爷面前，她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：

“纯儿，老爷已经安排好你进宫的事情了，你要进了宫，就会像鹞妃娘娘一样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……”十七夫人还想说什么，可是却被纯儿打断了：

“那好吧，我进宫。”

“你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十七夫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

“我说我进宫啊。”

“你不许胡闹！”

“我没胡闹，你难道不是要我进宫吗？”

十七夫人仍旧不能接受纯儿突然的态度转变：

“你进宫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做妃子，服侍皇上啊。”纯儿说得理所当然。

严丞相和十七夫人面面相觑，他们两个相顾愣了一会儿，严丞相才冷冷地说道：

“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”

纯儿低头不语，因为纯儿并没有改变主意，是方子纯替她改变了主意——既然来到了古代，怎么能不去会会那位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！

这个理由却是说不出口的。

看纯儿始终都不说话，严丞相更狐疑了：

“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趁早都说出来，别再让我多费力气！”严丞相的意思很明白，他是绝不容许被人轻易欺骗的。

纯儿暗自着急，看来这个老家伙还真是不好对付，可是一时，还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。不过方子纯终究是灵机百变，略一沉吟就有了主意：

“其实我也不想进宫，只是我不想再挨打了。如果不进宫也可以不再挨打的话，我就不进宫了。”这就是纯儿聪明的地方，她并不说自己现在是想进宫，只说自己是被打怕了，这样才更可信。

严丞相果然被这个理由骗过去了：

“好，你只要听话，就仍旧是我严府的掌上明珠。我马上就为你安排进宫事宜。”

纯儿心中冷哼了一声：

“掌上明珠？恐怕是你升官发财的工具吧？”

直到所有的人都走干净了，玉环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她怔怔地望着纯儿：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，你怎么突然决定进宫了？”

纯儿淡淡一笑：

“不进宫怎么办呢？难道待在这个地方，被活活打死？”

“可是小姐以前不是常说，皇宫那个地方，就是埋葬红颜的坟墓吗？”

“对，我是曾经这么说过。”纯儿认真地看着玉环：“玉环，你还记得吗，在我刚刚